

从“总括”义到“估计、推测”义 ——以“估测”义副词“总”的语法化为例*

周敏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提要 “估测”义语气副词“总”的语法化与语义演变过程为:“聚束”义动词——“总括”义动词——“全都”义副词——“估测”义副词,演变的机制和动因是类推、重新分析和语用推理。由“总括”义到“估测”义这一语义演变过程具有代表性,“(大)约”、“大概”、“合(着)”等也经历了相似的语义演变过程。“总”指示一个范围量,其它在范围量上不同的词如“或”、“多”、“多半”、“大半”等也能发展出“估测”义。

关键词 总括、估测、类推、重新分析、语用推理、语法化、主观化、语义演变

零 引言

在汉语中,一部分具有不同来源的虚词,在整词功能或某一用法上却相同或相近。如《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下列词语的释义:

大约

- 副词
- | | |
|------------------------|------------------------------|
| a 表示估计的数目不十分精确(句子里有数字) | (1) 他大约有六十开外了 ¹ 。 |
| b 表示有很大的可能性 | (2) 他大约是开会去了。 |

大概

- 形/属性词
- | | |
|------------|------------------------|
| a 不十分精确或详尽 | (3) 这件事我记不太清,只有个大概的印象。 |
| 副词 | b 表示有很大的可能性 |
- (4) 雪并没有多厚,大概在半夜就下不了。
(5) 从这里到西山,大概有四五十里地。

* 本文的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博士联合培养项目的资助,感谢双方学校的导师劲松教授、荒川清秀教授的悉心指导,文责笔者自负。

¹ 主要语料来源:标示书名号的语料主要来自《国学宝典》数据库检索,标示【】的语料来自北京大学网络语料库检索。转引自其它文献的语料在文中以脚注的形式说明。此处例 1-5 来自《现代汉语词典》,例 6-9 来自《现代汉语八百词》。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有很大的可能性，都有推测义，不过《现汉》在此并未严格遵从设立义项的一致性原则，因为从“大概”的义项b的例(5)和“大约”的义项a的例(1)来看，“大概”也有“表示估计的数目不十分精确”这一估计义。

再看《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释“总”的第一义项：副词，表示推测、估计：

- (6) 这房子盖了总有二十多年了。
- (7) 他到现在还没来，总是有什么事情吧。

《八百词》认为，当“总”表示推测、估计时，多用于数量，常和“大概”连用：

- (8) 看样子大概总得四、五吨煤才够用。
- (9) 这回出去大概总要个把月时间。

其实，在笔者的母方言(湘语邵阳话)里，“总”可以单独用来表示推测、估计，意思相当于“大概、大约”，上两例在邵阳话里就可不用“大概”，再如：

- (10) 王师傅今天在屋里，其总去赶场去哩。(王师傅今天不在家，他总去赶集去了。)
- (11) 其屋里呷饭呷得晏不过个，咯时间啷其总还有开始煮饭嘞。(她家里吃饭吃得很晚的，这个时候她总还没开始煮饭嘞。)

虽然《现汉》没有把“总”的“估计、推测”义列出来，但并不能说明“总”表“估计、推测”这一义项已完全消失，我们可在北大现汉语料库检索到相关用例，如：

- (12) 今天的这个大会竟到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看样子总有三四百人。【杨沫青春之歌】
- (13) 我办这个加工厂离了知识就要垮台，书是摇钱树你总知道吧？【人民日报 1994】
- (14) 可是你总认识我吧，我是你女儿，我不愿意别人老是对着咱们家指指点点。【迟子建 岸上的美奴】
- (15) 你想，如果她懂得羞耻的话，那末既然她知道了(我想你总对她说了)，她还会呆在这儿吗？【翻译作品 天才】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大概、大约、总”都有“估计、推测”义，我们的问题是，它们的“估计、推测”义是怎么发展而来的，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语法化过程？葛本仪(1985)认为，汉语虚词在形成过程中或产生以后，一般都携带了某种特定的初始义素，语法化前后的源词与目标词之间存在着某种一以贯之的因素。那么，“大概、大约、总”这三个词语语法化以前是不是在意义上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呢？

一 表“估计、推测”义的副词“总”的语法化过程

现代汉语的“总”来源于古代汉语的“總”，从糸，兪声，《说文》：总，聚束也。据段玉裁注，“聚束，谓聚而缚之也”，如：

- (1)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诗经·国风·卫风》

古时儿童束发为两角，上例中“总角”意为“收发结之，结发也”。再如：

(2)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尚书·盘庚》

作为动词，“总”由聚束之义引申为“统领、统管”之义，如：

(3)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尚书·虞书·大禹谟第三》

伴随着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汉代出现了动词性的“总”常与另一个动词性语素组合的情况，如：

(4) 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这里“总”既可以作“统领、统管”解，即与“帅”同义联合（“帅”也有“统领、统管”之义），即“总诸侯、帅诸侯”，也可以理解为：把诸侯汇集、总括起来从而统帅他们，这样就突显了“总括、汇集”义。《汉书》中有不少这样的用例，即“总”与其后的词在意义上与“统领、统管”有联系，如“总命群贤、总齐群邦、无不总统、总揽英雄”等等，这说明“总”的这一新义还处在发展中。当“总”的“统领、统管”义逐渐弱化，“总括、汇集”义突显的时候，“总”的这个新义便会形成。如下例中的“总”用在动词“视”前，表示从总体看，总括起来看（牛的身体）：

(5) 视方寸于牛，不知其大于羊；总视其体，乃知其大相去之远。《淮南子·卷十六·说山训》

大约在唐代，“总”由“总括、汇集”义动词完全虚化为副词，表示“总括、汇集”的结果状态“全、都”之义，如：

(6) 家口总死尽，吾死无亲表。急首卖资产，与设逆修斋。托生得好处，身死雇人埋。
《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五》

(7) 因兵马入云居山，众僧总走，唯有师端然不动。统军使不礼拜而对坐。便问：“世界什摩时得安？”师云：“待将军心足。”《祖堂集·卷八》

由“总括、汇集”义动词虚化为“全、都”义的副词，至此，“全、都”义副词“总”开始了往两个方向的语义引申，如果“全、都”义进一步肯定，那么就有表示情况持续不变、“一向、一直”的意思，如：

(8) “亦不识他。”“志遇如何？”“亦不识他。”“法端如何？”“亦不识。”汾山咄云：“我问，汝总道不识。什摩意？”《祖堂集·卷十八》

如果说上例中的“汝总道不识”，既可理解为“你都说不知道”，还可理解为“你一直在说不知道”，那么下例中的“总”似乎理解为表示情况持续不变，“一向、一直”之义更好：

- (9) 高名已与白日连，遗迹犹闻故老传。吊古每来荒庙下，落花流水总悠然。《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三十》

“全、都”义副词“总”还有另一条语义引申路径，即表示“大概、大约”等“估测”义，即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或者不十分精确的估计。《水浒传》里有几例“总有”：

- (10) 拔开牢门，只等外面救应。又把牢中应有罪人，尽数放了，总有五六十人。《水浒传·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

此处的“总有”既可理解为“总括起来有”，也可理解为表示估计、推测的“大概有”，而且后面跟的还是约数。但《水浒》里仅出现几例这样“总”和“有”的搭配，并没有出现“总”和其它动词组合表估测的用法，因此还不足以说明“总”的这种新用法的产生。直到清代，我们才在文献中发现“总”作为“估计、推测”义副词的大量用例，如：

- (11) 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别处又有耽搁了。他革囊现在我家，断无不来之理。”看看等到下晚，总不来了。厨下酒席已齐，只得请众客上坐。《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 (12) 陈和甫正在那里切脉。切了脉，陈和甫道：“老先生这脉息，右寸略见弦滑。肺为气之主，滑乃痰之征。总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故尔忧愁抑郁，现出此症。”《儒林外史·第十一回》
- (13) 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红楼梦·第十回》
- (14) 袭人已经哭的死去活来，幸亏秋纹扶着。宝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劝，只不言语。贾兰贾环听到那里，各自走开。李纨竭力的解说：“总是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他想来是痛极了，不顾前后的疯话，这也作不得准的。”《红楼梦·第一一八回》

综上所述，“聚束”义动词——“总括、汇集”义动词——“全、都”义副词——“估计、推测”义副词，这是“总”的一条语义演变路径。在这个语义虚化过程中，类推和重新分析起了重要作用。“类推”是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相似的概念，是概念的“隐喻”。“重新分析”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相关的概念，是概念的“转喻”。在由“聚束”义动词向“总括、汇集”义动词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隐喻。“聚束”义动词(包括“统领、统管”义)后面直接搭配具体事物作宾语，如“总发、总朝政、总己”，而“总括、汇集”义动词还常常和另一个动词性语素一起出现，如“总观、总受、总言”：

- (15) 垂髻总发。《文选·晋·潘岳·籍田赋》
- (16) 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 (17)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世说新语·方正第五》
- (18) 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裴注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二十五》
- (19) ‘当将何器而为受食？’才起此念时，四天王各捧石钵。其时，菩萨为平等故，并总受之。《祖堂集·卷一》
- (20) 问：“‘子温而厉’一章，是总言圣人容貌，乡党是逐事上说否？”曰：“然。此是就大体上看圣人。”《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

“总”的聚束、统领的对象由具体事物领域投射到抽象的动作行为领域，如例(18)，意思是希望陛下所有“季世放荡之恶政”都要观，即“总观”，例(19)意为“每一个天王的石钵都要受”，故“总受”，例(20)意为“其它部分也‘言圣人容貌’，但这一章总括起来言”，即“总言”。

由“总括、汇集”义动词到“全、都”义副词再到“估计、推测”义副词，涉及到重新分析，这个过程与特定的句法结构很有关系。上文已提到，“总括、汇集”义动词后面常跟一个动词性语素，而汉语里副词修饰动词的常规位置也是在动词前，所以动词“总”与副词占据相同的句法位置，这就为它进一步演变为副词准备了句法方面的条件。同时从语义的相宜性来看，“全、都”义的来源比较简单，它是“总括、汇集”的一种结果状态，关键是“估计、推测”义的由来。我们认为基于这样的语用推理：在言者——听者交际过程中，如果言者认为事物或现象总括起来或者说总体上具有某种性质、发生了某种行为、产生了某种变化，那么听者就可能做出这样的推断：言者所说的并不是具体的、个体的情况，因而是不太精确的、是模糊的，可能是言者的估计、推测。

从“总”的“估计”义的由来和语用推理来看，我们认为，从“聚束”义动词“总”到“估计、推测”义副词“总”的发展过程中，“总括、汇集”义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估计、推测”义副词“总”的语法化过程也伴随着主观化。Traugott, E. C. (1995)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她强调说话人的语用推理过程，认为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和最终的凝固化，结果就形成主观性表达成分。“总括、汇集”义动词“总”还是用来说明客观事态，但“估计、推测”义副词“总”却包含了说话人的视角、认识和情感。伴随着语法化中的主观化，“总”所在的句子由命题功能变为言谈功能，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并且导致言者主语的产生。

二 汉语中其它表“估计、推测”义的副词

由“聚束”义到“总括、全、都”义再到“估计、推测”义，这一语义演变路径有一定的典型性，在现代汉语中还有几个表估计、推测义的副词，它们也经历了相似的语义和功能演变。

2.1 表“估计、推测”义的副词“(大)约”

约，据《说文》，缠束也，从系，勺声。“约”最开始是动词，谓“以绳缠束之”。

- (1) 约之阁阁。《诗·小雅·斯干》
(2) 鲁连及为书约之以射城中。《战国策·齐策·四》

“约”由动作义“缠束”进而引申出“约束”义，如：

- (3)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

当约束的对象由人扩展到抽象事物时，便引申出“简要、简略”之形容词义，如：

- (4) 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荀子·不苟》

“简要、简略”这一意义其实隐含着“总括”的义素，是“简单、简洁而能概括全面、全体”的意思。据王力《古汉语大词典》，“约”表示“大约”的意义是后起的，《三国志》里已有这样的用法，如：

- (5) 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悬此蛇辈约以十数。《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上例“约以十数”表示从总体上看，简略地算算，“以十数”。近代汉语中，“约”作为“估计、推测”义副词的用例更多，如：

- (6) 只见前面一声胡哨响，山城坡下跳出一伙好汉，约有四五十人。《水浒传》

综上所述，“估计、推测”义副词“约”的语义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缠束”义动词“约”——“约束”义动词“约”——“简要、简单”义形容词“约”（隐含“总括”义）——“估计、推测”义副词“约”。这个副词还可以双音节化，据杨荣祥(2005)，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不少新的表不定、推测语气的副词，“大约”即是其中之一。

2.2 表“估计、推测”义的副词“大概”

概，同“槩”，从木，既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概者，平量者也。本义：量米粟时刮平斗斛用的木板，如：

- (7) [仲春之月]角斗甬，正权概。《礼记·月令》

根据杨荣祥(2005)，表不定、推测义的副词“大概”也是在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我们在《朱子语类》中即发现许多“大概”的用例，如：

- (8) 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朱子语类·卷七·学一》

上例中的“大概”是名词，表示大略的、总体的内容或情况；同样，下例中的“大概”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后文的“说得详”推知：

- (9)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朱子语类·卷八》

其实“概”的这一意义在《后汉书》里就有：

- (10)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後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这里的“梗概”即指“总体的、大略的情况”，《后汉书》中的“概”还有“总括、概括”的动词义，如：

- (11) 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後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大概”由隐含有“总括”义的名词也发展出了“估计、推测”义的副词用法：

- (12) 如适间说文子，只是他有这一长，故谥之以‘文’，未见其他不好处。今公却恁地去看。这一个字，如何解包得许多意思？大概江西人好拗、人说臭，他须要说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说时，便人与我一般。《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

总之，从副词“(大)约”和“大概”的“估计、推测”义的由来，可以发现它们与“总括”义之间的关联，其实现代汉语中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如：
大致：

- (13) 两家的情况大致相同。² (大体上，总体上：含“总括”义)
(14) 看看太阳，大致是十一点钟的光景。(表“估计、推测”)

大略：

- (15) 这个工厂的情况我只知道个大略。(大致的情況或内容：含“总括”义)
(16) 时间不多，你大略说说吧。(概括地、总括地：含“总括”义)
(17) 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作师。你可不许腻烦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表“估计、推测”)

2.3 北京话里的“合着”

元文香(2008)对北大现代汉语料库中“合着”的用例进行了分析，认为“合着”或表示根据总结而知晓某事，如：

² 例 13-16、24-25 来自《现代汉语词典》，例 18-19 转引自元文香(2008)，例 22-23、26 来自《辞源》。

(18) 你小子还挺鬼，合着这得罪人的事全推给我们了。（王朔《我是你爸爸》）

或表示根据推理反问对方，如：

(19) 啊，合着我跟你说话看着你，还得怀疑你是不是人？（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

我们认为，这里的“合着”也是含有“估计、推测”义的副词，下面的网络语料很好地体现了说话人使用“合着”的推理过程：

(20) 洗车合着是求雨呢吧？这个星期谁总是洗车呀？郁闷！前天打的蜡，昨天下雨；上午刚洗的，看来又是一场雷阵雨。

其实，北京话里的“合着”表估计、推测也是有由来的。据《辞源》解，“合”较早的意思应当是表示“闭，收拢”，如：

(21) 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拮其啄。《战国策·燕策·二》

“合”后来发展出“聚会”义以及“全、都”义，其实这些意义里都隐含着“总括”义，如：

(22) 桓公九合诸侯。《论语·宪问》

(23) 合朝赏叹。《旧唐书·一九八·陆德明传》

在现代汉语中，“合”的这种“总括”义也还是非常明显的，如：

(24) 合办/同心合力（表示结合到一起，凑到一起，共同）

(25) 这件衣服连工带料合多少钱？（表示折合，共计）

“合”也发展出了“估计、推测”义，如：

(26) 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法书要录·四·唐朝·叙书录》

上例中的“合”，《辞源》的释义是：应当、应该。我们知道，“应该”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示弱义务性的情态动词，另一个是表推测的或然性情态动词，此例中“有右军遗迹”明显是“上”根据“卿家多书”这一特点所作的推测。

总之，北京话口语常用的“合着”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合”的本义即《说文解字》“合口”的基础上通过引申得来的，表示说话者在总括了已有条件的前提下，对事情作出相应的推理或假设。

三 另一类相关的“估计、推测”义副词

上文论述了汉语中语气副词的一种语义演变类型，即由“总括”义向“估计、推测”义的演变，并且以“总”为例，分析了其背后存在的演变机制和认知动因。香坂顺一(1997)指出，由于中国人对程度有具体的数量感，对中国语来说，数的观念，进而程度的观念和量的观念理应看作是同一的东西。“总括”表达的是“范围”的全体，可以认为其在“范围”的程度上是很高的，或者说在“范围”的量上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测，既然“总括”义可以发展出“估计、推测”义，那么，其它语义所指的“范围量”或者“范围度”不同的词，是不是也有发展出“估计、推测”义的可能呢？

3.1 表“估计、推测”义的“或”

在古代汉语中，“或”可以作为代词，表示有人，有的，可以代人、事、物，如：

- (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论语·为政》³ (指人)
- (2) 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史记·陈丞相世家》(指事)
- (3) 篇第或异。《汉书·八一·张禹传》(指物)

可见，若就程度、范围或数量而言，作为代词的“或”只指的是一部分而非全体，但“或”也发展出了“估计、推测”义，表示“也许”，如：

- (4) 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左传·宣公·三年》

而且这一用法还残留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如：

- (5) 慰问团已经启程，明日上午或可到达。

3.2 表“估计、推测”义的“多”、“多半”、“大半”等

蒋冀骋、吴福祥(1997)指出，在近代汉语中，“多”可以充当表测度的语气副词，“多”表示对某种情况的猜测和估计，已见于唐五代文献：

- (6) 从昨夜已来，明妃渐困，应为异物，多不成人。⁴《敦煌变文集》

该书对“估测”义副词“多”的形成过程分析认为，副词“多”由形容词虚化而来。形容词“多”义为“数量大”，在句子里一般充当谓语或定语，用来陈述或说明事物的数量状态。当它居于状语位置时，便逐渐虚化为范围副词，表示“某一范围中的大多数”，如：

- (7) 天龙神，列旗鼓，八臂三头多愤怒。《敦煌变文集》

而且进一步指出，“在上面的这类例子中，‘多’表示某一范围中的大多数具有谓语部分所述的性质或状态。这种‘表示某一范围中的大多数’的语义进一步虚化，‘多’便具有

³ 例 1-4 来自《辞源》，例 5 来自《现代汉语词典》。

⁴ 例 6-8 转引自蒋冀骋、吴福祥(1997)，例 9-10 来自《现代汉语八百词》，例 11-14 来自《现代汉语词典》。

了‘对某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大’的确认。因为某一范围中个体的数量大和某一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大，具有相似性和类同性，后者很容易从前者衍生出来。”“估测”义副词“多”的语义演变与“估测”义副词“总”相似，都经历了表示“全、都”或者“大多数”这样的“大的范围”义到“估测”义的演变过程，不过如前所述，我们认为由“总括、全、都”或者“大多数”等范围义发展到“估测”义，主要基于相关的语用推理。

该书还认为，当“多”从范围副词转化成语气副词后，便与一些具有相同功能的语气副词复合成双音形式，甚至于在宋代还出现了“多半”，如：

(8) 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朱子语类辑略·卷五》

“多半”在现代汉语中也是有“估测”义的，可以从《八百词》对“多半”的释义看出它与“多”具有相似的语义衍生路径：

多半：副词

- a 表示某一数量内的半数以上，大部分 (9) 游览北京名胜古迹的多半是外地人。
b 表示对情况的估计，很有可能 (10) 钱包找了半天没找到，多半在外边丢了。

同样的情况还有“大半”，请看《现汉》的释义：
大半：

- a 过半数，大部分 (11) 这个车间大半是年轻人。
b 副词，表示较大的可能性 (12) 他这时候还不来，大半是不来了。

甚至在现代汉语中，一些本来是衡量具体数量的表达，如“八成”，也有“估测”义，如《现汉》对“八成”的释义：

- 八成 a 十分之八 (13) 八成新
b (-儿)多半、大概 (14) 看样子八成儿他不来了。

而口语中词汇化了的“百分之百”也是如此，下面是两条来自网络论坛的语料：

(15) 回复：相亲，我能有多少把握？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被扫把赶出来。

上例中的“百分之百”意思是“十足、全部”，这一义项也是《现汉》对它的解释，但我们还发现了这样的语料：

(16) 楼主，您不知道在中国，房价都是ZHENG府说了算的么？？？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啊，您不知道？？？说白了，ZHENG府跟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那就一个亲密。要么我们国家这几年的GDP能蹭蹭的长么？所以您认为有人抬价，那我要说了，背后百分之百有ZHENG府的手……

上例中的“背后百分之百有ZHENG府的手……”，如果去掉“百分之百”，这一表达是肯定的，而用上“百分之百”则表示是说话人的估测，只不过这种估测的把握比较大，确信的语气比较强。

四 余论

本文以语气副词“总”的语义演变及语法化过程为例，探讨了汉语里一类表“估计、推测”义的语气副词的语义演变类型，即由“总括”义到“估计、推测”义，并分析了其背后存在的演变机制和认知动因。其它语言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本文所概括的语义演变类型只是就表“估计、推测”义的语气副词这个小类中的一小部分而言的，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估测”义语气副词的语义演变类型。其它“估测”义语气副词又有一些怎样的语义演变路径，演变路径之间有没有别的共性，这是一个可以继续的话题。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有“总括、全、都”义的动词或副词最后都能发展为“估测”义语气副词，个中原因也可再探讨。

参考文献

- 葛本仪. 1985. 《汉语词汇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 1988. 《辞源》.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蒋冀骋、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亓文香. 2008. 〈北京话的口语词“合着”〉, 《汉字文化》1。
香坂顺一. 1997. 《白话语汇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杨荣祥. 2005.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宗福邦、陈世铨、萧海波. 2003. 《故训汇纂》. 北京: 商务印书馆。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eds. by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31-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Meaning “Including All” to the Meanings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 An Example Illustrat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Adverb *zong* Meaning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ZHOU Minli

Abstract Modal adverb *zong* which means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has undergone a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is wise: from the verb which means “gathering” to verb which means “including all,” then the adverb which means “all, ” and at last adverb which means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 The mechanism and motivation of this development are analogy, reanalysis,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from “including all” to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is representative in that (*da*)*yue*, *dagai* and *he* (*zhe*) have also undergone similar process. The adverb *zong* denotes a range quantity and other adverbs such as *huo*, *duo*, *duoban*, *daban*, etc. which denote different range quantity also have such a meaning as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

Keywords “including all, ” “estimating” and “speculating, ” analogy, reanalysis, pragmatic inference,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sation, semantic development